

编者按：在全世界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中，中东、非洲同样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严峻考验。这两个地区以其各自的显著特点在世界形势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中东、非洲愈加举世瞩目。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组织一组年终笔谈文章，约请国内部分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两个地区一年来形势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总结评析，并对 2010 年进行展望，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中东形势相对平稳 热点问题尚未解决

——专家学者纵论中东形势

杨福昌（外交部原副部长、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原驻外大使）：2009 年，中东发生以下重大事件：（1）200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9 年 1 月 18 日，以色列攻打加沙的“铸铅行动”，酿成巴勒斯坦 1 400 多人死亡，5 000 多人受伤；（2）以色列大选，右翼获胜，内塔尼亚胡组阁；（3）美国奥巴马就职总统，调整对中东政策，重点是对伊朗关系，发表了著名的对伊朗新年讲话；（4）美军按计划于 6 月底撤出伊拉克城市，将管理和维护治安的权力交给伊拉克。这些事件产生了影响。美国欲改善同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可能会给地区形势带来一定缓和；美国在伊拉克开始新军事部署，伊拉克全面行使主权又前进了一步。美国撤军后，伊拉克治安状况恶化，爆炸事件不断；美国对伊朗示好，伊朗也有回应，但真正对话并未开启，最大难点是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美国不准伊朗成为核国家。形势最差的是巴以冲突，以色列新政府上台后，双方和谈已停止。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哈马斯分裂依旧。2009 年谈论“两国方案”最多，其实这是国际社会解决巴以冲突最初的和最基本的构想，并以法律文件确定下来。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181 号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国家，明确其疆界。以色列根据此决议于 1948 年建国。现在巴勒斯坦也要求建国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巴方已接受安理会第 242 号、338 决议，领土面积比第 181 号决议的规定还少了很多。以色列新政府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后迫于国际压力，包括美国支持“两国方案”的立场，同意了巴勒斯坦建国，但提出不准拥有军队的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使僵局继续下去。以色列政府对安全的关切国际社会都理解，但提出“以安全换和平”的口号似乎是为了选举之需，现实情况是无和平就谈不上安全，如果改成“以和平换安全”更符合逻辑一些。哈马斯 2007 年 6 月控制加沙两年多来，巴勒斯坦仍是割据状态，大大削弱了巴勒斯坦自治权力机构同以色列谈判的分量，即使谈出结果也无法在加沙地带执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曾为促进双方和解作出过努力，均无果。如果巴勒斯坦各方能看到这种分裂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危害，就应摒弃前嫌，实现和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作用明显，也是它所坚持的。既然担此盛名，就要负起责任。人们希望美国在调整对中东政策时也能调整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实际行动推动和平进程。现已近 2009 年尾，中东热点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奥巴马上台后，虽然美国的中东政策在调整和细化中，未最终定型，但已表现出与他前任的不同与切割。美国的中东政策大调整带动中东形势趋缓。奥巴马两次访问中东，足迹及于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希拉里积极配合，并访问印度尼西亚和 中东。美国高官多次发表讲话、释放善意，广泛寻求

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战略调整作铺垫。中东和谈走出八年的倒退和僵持局面，迎来较好开局。美国总统奥巴马、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等奔走中东，向和谈有关方面全力推销“两国方案”；对以色列趋于严厉，迫使其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一些让步姿态；美国还向以往遭到强力打压的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哈马斯释放善意，得到积极回应。为配合中东和谈整体及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发展，美国与叙利亚关系明显转缓，美国高官访叙并试图撮合叙以谈判。需要指出，巴以间矛盾错综复杂，和谈难有实质性进展。伊朗核问题及美国与伊朗对立关系明显趋缓。伊朗愿考虑在阿富汗为美国解困，释放扣押的美国女记者萨布里，并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视察伊朗新的核反应堆，但一再要求美国有改善关系的实质行动。奥巴马在伊朗新年之际对该国人民发表热情和善意的电视讲话；准许美国驻外使馆邀请伊朗外交官参加美国国庆活动；在伊朗总统选举前后表态谨慎，避免得罪伊朗保守势力。美国与伊朗关系存在大幅缓和乃至建交的可能。美国加大从伊拉克抽身的力度和速度，加快培训伊拉克安全力量。但爆炸事件时有发生，伊拉克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伊拉克政府改变敦促美军尽快撤离的口气，希望美军减缓撤军速度。但奥巴马政府加强东移“反恐”的态度坚决。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有明显进展，但可能要在阿富汗碰壁。美国向阿富汗大幅增兵，寻求与塔利班中的温和派和解，但遭拒绝，北约联军强化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反恐”，加大清剿力度。塔利班虽遭损失，但活动能力不减，控制一半以上的阿富汗国土。大选后，阿富汗政府面临内政外交的艰巨任务。同时，奥巴马认识到，在阿富汗“反恐”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并寻求伊朗的帮助。

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奥巴马上台没多久，即展现了中东外交“新思维”。就目前态势和后续发展而言，奥巴马中东新政的观点如下：（1）趋于务实的调整。奥巴马推崇“接触对话、合作协调”，注重运用综合手段；主张与伊斯兰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既要修复和加强与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盟友关系，也要与伊朗和叙利亚等对手接触与对话；更强调用“巧实力”，以多边外交替代单边主义，争取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的支持与协调；重视维稳促和，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重塑美国“良好”形象，维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2）“一重两翼”的结构。奥巴马中东新政凸显有侧重、有关联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奥巴马中东外交的重点对象已由伊拉克转向伊朗。伊拉克战争既加速伊朗核开发进程，又促成“什叶派新月带”在中东崛起，伊朗成为美国主宰中东的最大障碍。奥巴马将处理伊朗核问题为解开中东困局的钥匙，将威慑与制裁改为对话与施压。奥巴马执政后，便制订和实施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他认为阿富汗才应是“反恐”重点战场，推出增兵与经济援助的阿富汗新战略，宣示将“利用一切手段，展现灵巧实力”。奥巴马同样重视阿以冲突，从就职伊始任命中东特使，2009年3月向巴勒斯坦提供经济援助，5月会见巴、以、约领导人，到6月开罗演讲，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重申巴以共存的“两国方案”；同时积极改善美叙关系，努力推动巴以、叙以和黎以和谈的多轨并进或迂回突破。（3）向严峻的前景发起挑战。奥巴马中东新政得到国内外的回应，不仅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应对努力也有所收效。但奥巴马新政不会改变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目标，不少举措是延续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变动，属于面对糟糕的前任中东遗产的必要的“策略性调整”。要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奥巴马还会遇到重重阻力。内贾德发展核计划，核谈态度将趋向强硬，美国欲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重塑形象并非易事；伊拉克局势尚未实现根本稳定，战后激发的民族、教派冲突远未平息，撤军计划还有变数，但反占领的暴力抵抗行动在美军完全撤离前不会停止；阿富汗各种恶疾痼症交织并发，难以武力消灭塔利班，增兵之举恐又掉入战争泥潭而难拔，政治解决方案与铲除恐怖主义目标难免相悖；既然美国偏以立场没能改变，以色列强硬右翼力量得势当道，巴勒斯坦内部两派分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东和谈立场态度不一，那么巴以（阿以）力理相悖必使中东和平进程难有实质性突破。因此，奥巴马未必能从容应对中东的严峻挑战，他的中东新政看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王京烈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以、巴、美三方互动关系左右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2009年2月以色列大选后, 右翼利库德集团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团, 内塔尼亚胡再度执政后, 先是提出了“经济和平方案”(即搁置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优先发展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巴勒斯坦的经济, 以经济发展促进和平的方案)。美国拒绝了这一方案。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 6月, 内塔尼亚胡宣布接受“奥巴马总统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要求”, 但拒绝停止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¹ 美以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加重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甚至有些右翼犹太势力认为奥巴马是“亲巴勒斯坦的”。2006年初, 哈马斯成为执政党。但巴勒斯坦内部的严重分歧, 以及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的挤压与封杀, 使哈马斯迅速被“妖魔化”和边缘化。2007年6月, 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导致两大派别分别控制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 形成“武装割据”。阿巴斯随后解散了此前由两派共同组成的民族联合政府,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成立了过渡政府, 巴勒斯坦内部陷入分裂状态, 使原本就十分羸弱的实力地位被进一步削弱。2009年8月, 法塔赫召开了“六大”, “新生代”人数过半, 为法塔赫领导层增添了新鲜血液, 但未能弥合巴勒斯坦内部的分歧。奥巴马执政伊始就比较注重中东问题, 他想通过推动解决巴以冲突, 改善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与中东盟友的关系, 从而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 推销美国的价值观, 最终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对以、巴恩威兼施: 既压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 也要求巴勒斯坦放弃武装抵抗、要求阿拉伯国家加快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还有可能提出新版“奥巴马方案”。尽管如此, 在目前的三方关系互动中, 以色列没有可能改变其强硬立场, 短期内巴勒斯坦内部分歧很难弥合、也无法提升实力地位, 所以无论美国出台什么方案, 中东和平进程在今明两年很难出现实质性突破。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主任、研究员):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体系的转型, 由此引发的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力量格局演变及国际关系调整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 对于当前中东局势及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应置于这一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和展望。2009年初奥巴马上任伊始, 美国已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下降。这一现实加剧了奥巴马政府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紧迫感。虽然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中东政策调整将优先考虑巴以问题, 并且派特使和多名高官先后访问中东, 奥巴马也亲自赴中东阐述新政策, 但在总体上, 美国对中东政策调整的主要特征是缩减投入; 主要是修正而不是提出新的目标。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 美国对中东政策重点转移到伊朗。因为一方面,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 短期内难以解决, 以色列右翼势力上台, 以及巴勒斯坦内部矛盾激化增加了问题复杂性和解决难度; 另一方面, 伊朗问题既与巴以、伊拉克问题密切相关, 又与美国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有内在联系。奥巴马上台之初, 美伊关系似乎出现一线缓和迹象, 但伊朗大选风波使双方又处于僵持状态。总体上, 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 中东的传统热点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国际关注点减少, 中东问题相关各国都在注重内部整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六大”于8月11日通过选举产生了新领导层。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和解, 进行包括对法塔赫本身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的整合。以色列内部也面临不同意见的整合, 且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协调。伊朗大选后, 内贾德需要时间进行国内政治和对美国关系政策的协调。而阿拉伯世界各国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 多关注本国的发展, 在中东问题上则更多地在观察和等待奥巴马政府的进一步行动。总之, 2009年中东形势相对平稳, 但热点问题都没有解决。中东问题何去何从, 还要看各方协调与整合的结果, 以及奥巴马政府对中东政策的下一步实质性内容。

赵国忠 (中国中东学会顾问、研究员): 2009年1月, 以军对加沙地区发动“铸铅行动”, 致使

¹ See Refer to Address by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t the Begin-Sadat Center, June 14, 2009, from http://mideastweb.org/Netanyahu_June_14_Speech.htm.

1 44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¹ 2月, 哈马斯接受巴以停火协议。此后直至9月, 巴以间除零星交火外, 停火状态得以维持。3月底, 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 由于坚持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巴以和谈仍未恢复。2009年, 伊朗加紧从事浓缩铀和发展导弹技术活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 伊朗浓缩铀的离心机已增至8 308台, 制造了1 500公斤低纯度铀。4月, 伊斯法罕核燃料工厂落成, 布什尔核电站计划在年底前启用。在导弹研制方面, 伊朗将自制的科研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轨道, 又试射了射程达2 000公里的固体燃料导弹。^④ 伊朗一再强调它不搞核武器, 但决不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也不会停止浓缩铀活动。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对话和经济制裁解决伊朗核问题, 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今后有关各方有可能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增强在阿富汗的美军实力, 是奥巴马政府的既定方针。根据《驻伊拉克美军地位协议》, 美军已于6月30日前从伊拉克城镇撤出。2010年8月31日前, 驻伊拉克美军14.3万人^⑤中的主要作战部队将撤走, 仅留驻3.5万~5万人。计划至2011年底, 美军都将撤出。英、罗、澳军队现已撤走, 多国部队不复存在。2009年以来, 伊拉克爆炸事件时有发生。伊拉克军警虽有61.8万人, 但只有10%有独立作战能力。如果伊拉克国内教派冲突失控, 也不排除美国推迟撤军的可能性。2009年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北约联军面临“最血腥的一年”。美国一名高级指挥官坦言: 阿富汗“反恐”形势“日趋严峻”, “塔利班武装已在对抗中占据优势”。^⑥ 2009年前八个月, 有309名北约联军丧生, 其中8月死亡77人(美军占47人)。^⑦ 2009年2月, 奥巴马宣布向阿富汗增兵2.1万人。目前, 北约联军已达10.8万人, 其中美军6.8万人, 英军9 150人。此外, 阿富汗军警约17.5万人。这些人仍不能满足阿富汗治安和阻止塔利班武装推进之需。看来, 美国已深陷阿富汗泥潭难以自拔, 前景不容乐观。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对阿富汗的战略进行了调整。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增加美军兵力, 在阿富汗南方加强对塔利班的遏制, 孤立其力量, 确保总统大选顺利进行; 将北约联军与美军的指挥权合而为一, 加强指挥和协调; 对塔利班进行谈判试探和分化, 作为军事压力的辅助。新战略是在严酷的形势下出台的。近年来, 塔利班的攻势日趋明显。2007年, 塔利班占领的地域占阿富汗领土的54%, 而2008年急剧扩大到72%。^⑧ 同时, 遭袭击死亡的平民和外国军人也不断增加。^⑨ 另一方面,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调查证明, 阿富汗人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社会经济问题, 如就业、饮用水等, 而迄今为止相关情况无明显改善。根据美国作出的世界各国“失败国家指数”排位, 阿富汗居前列且情况不断恶化: 2007年为第八位, 2008年为第七位, 2009年保持第七位, 但总分增加(即更糟糕)。^⑩ 2009年7月初, 4 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始在南方的赫尔曼德省实施“匕首”行动。^⑪ 但因塔利班顽强抵抗, 美军进展迟缓。美国军方宣称, 行动只是为了“赶走塔利班”, 而不是将其剿灭, 以便保护平民。可见, 行动的目的有限, 它事实上是模仿在越南战争中的战术, 而效果可疑。美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对奥巴马重视军事打击的战略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以来, 中亚国家同意维持美国物资过境, 俄罗斯也愿意给予援手, 而巴基斯坦对本国塔利班的打击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 塔利班得到南方许多普什图族民众的支持, 经巴基斯坦的北约军事物资运输遭到严重威胁, 阿富汗的多山地形和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 阿富汗军警扩充的缓慢, 北约盟国无意扩充驻阿富汗军队, 美国公众反对阿富汗战争声浪的日趋高涨, 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新战

¹ 《北京青年报》2009年3月25日。

^④ 美联社德黑兰2009年5月20日讯。

^⑤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UK, p. 42.

^⑥ 《上海译报》2009年8月20日。

^⑦ 《人民日报》2009年9月2日。

^⑧ “Afghans and U. S. Plan to Recruit Local Militia”, http://www.nytimes.com/2008/12/24/world/asia/24afghan.html?_r=1.

^⑨ 参见《环球时报》2009年2月27日。

^⑩ See http://www.fundforpeace.org/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85&Itemid=542.

^⑪ 参见法新社阿富汗赫尔曼德省2009年7月2日讯。

略难以发挥效力。同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大选中依赖旧军阀,而大选受到的质疑又使新政府合法性遭遇挑战,这也将使新政府的施政面临困难。可以预期,未来一年阿富汗局势不容乐观,而相关情况可能对预测未来阿富汗形势的走向具有指标意义。

李绍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2009年是伊朗经受重大考验的一年。内政方面,6月12日举行总统大选,引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3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街头骚乱,西方媒体、新型网络工具(如视频网站“youtube”、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等)“借风起浪”,极力渲染紧张气氛,为危机推波助澜。这次选举危机是对伊朗伊斯兰政体的一次严重考验。总体上,伊朗政府应对得当,收放有度,始终掌控大局。特别是作为该政体“定海神针”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先于6月14日下令宪法监护委员会对选举舞弊进行调查,继而在6月19日罕见地主持星期五祈祷活动时发表“定调讲话”,使危机进入尾声。但危机凸显了伊朗统治集团高层内部的矛盾及社会内部求变的呼声,使连任后的内贾德第二任期面临艰巨任务:首先是经济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严重冲击伊朗经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其次是社会开放与变革。内贾德第一任期对前任哈塔米时期推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采取了限制措施,招致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青年及妇女的强烈不满。这次选举中,穆萨维被视为改革派代表、“伊朗的奥巴马”,其“开明的政策主张和形象”获得许多知识精英和城市中层的支持。如何应对危机中释出的民间“求变呼声”,恐怕也是内贾德总统第二任期不可回避的难题。外交方面,内贾德4年任期中的强硬立场给自己带来了收获,伊朗在核问题上取得的“成就”成为他获得高支持率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美国新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就职,美国对伊朗政策进行了明显调整:放弃更迭伊朗政权的企图,强调直接和无条件对话;强调平等尊重,期待伊朗成为“负责任成员”;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为对伊政策主要目标,仍强调制裁与施压,但也重视给伊朗回报。显然,在这种新的外交环境中,内贾德已难再一成不变地实施一任时的政策,政策调整不可避免,伊美间围绕伊朗核问题展开一场新博弈也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奥巴马新政,如何打破因核问题而导致的外交孤立处境,如何灵活应对中东和平进程、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问题,均是内贾德难以绕开的外交难题。

刘月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奥巴马上台伊始,迅即宣布了从伊拉克撤军计划时间表。2009年6月30日,是驻伊拉克美军撤出伊城镇的最后期限,在各国众目睽睽下,美军按计划如期撤出巴格达等主要城镇。美军真从伊拉克撤军了吗?否!多数媒体仅关注到美军在6月30日撤出的最后期限之前,将伊拉克治安管理权移交给了伊方接管,但美军未撤出伊拉克,只是撤到了郊区军营。美军战斗部队撤出的细节没有向外界公布,但此间有媒体披露了有关撤军的一些名堂:(1)美伊双方对“城市界限”进行了新界定。譬如,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原为市区(在此驻有2万多美军的基地群——“胜利营地”),一并被划入“郊区”,因而不受驻军地位协议限制。巴格达南城驻有5000名美军的“猎鹰”基地也从巴格达城区划为郊区,无需撤军。(2)对“作战部队的界定”有花招。按照驻军协议规定,美国撤军仅限于作战部队,于是,部分美军被定义为“非战斗部队”,仍可续驻在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内,担任快速反应部队,用于保护美国大使馆等要地。(3)驻留城镇的美军范围尽可能扩大。无需撤出城镇的还包括一些美国“军事顾问、训练人员、支援部队、保障部队”等,他们将与伊军共同在一些城市的重要军事据点内继续执行任务。这样,合法驻留在伊拉克城镇的美军范围自然就扩大了。另外,已撤到所谓“郊外”的美军作战部队,在需要时能迅疾到位。再者,美军在巴格达上空飞行不受撤军协议限制。综上,不难看出暗藏在美国撤军背后的若干玄机,美军驻伊司令部对于伊拉克城镇和撤出作战部队的解释权“别有新意”。美国宣称已信守和履行承诺,从伊拉克主要城镇撤出,但这并不是真正撤军,13万美军仍驻扎在伊拉克。事实上,2009年6月30日只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在沦陷6年后,伊拉克向收复国家主权和恢复独立迈出了重要一步,而距真正收回国家主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美伊驻军协议规定,美军全部最终撤出伊拉克的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之前,这意味着伊拉克收回主权和独立的进程将持续到2011年底。届

时, 美军“全部撤出”是否又有新内幕产生? 看起来, 前景并不乐观。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研究员): 2007年以来, 随着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的揭晓, 总统、总理、议长等要职均来自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阵营, 形成了正发党在政坛上的绝对优势。该党靠其强势, 在议会强行通过决议——允许女大学生在校园里佩戴头巾。此举被世俗集团视为对凯末尔主义的正面挑战。首席检察官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 指责正发党涉嫌“违反宪法精神”、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 要求取缔该党并禁止总统居尔、总理埃尔多安等该党领导人5年内参政资格。围绕“头巾解禁”、“执政党关闭”诸案, 土耳其政坛斗争空前激烈。2008年7月30日, 宪法法院以7:6一票之差, 否决对正发党的取缔诉讼, 但仍裁决将该党年度经费减半, 以示“警告”。此后, 埃尔多安政府逐步调整政策, 在教、俗之间寻求平衡, 避免触及世俗化的底线, 但是, 土耳其政坛较量激烈异常, 正发党面临巨大挑战: (1) 地方选举受挫。在2009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 正发党所获选票(38.5%)虽多于反对党, 但少于2004年地方选举(减少3%)和2007年大选(减少8%), 在党内引起强震。相反, 共和人民党(22.8%)和民族行动党(16%)得票率增加了2%。地方选举结果迫使埃尔多安总理着手改组内阁, 加快改革步伐,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2) 经济陷入困境。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加深, 土耳其经济日趋恶化, 因出口锐减、内需萎缩, 长达6年的快速增长期结束。2008年增幅仅为1.1%。同时, 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双双攀升, 超过了10%, 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经济发展低迷损害着执政党的威信。(3) 加入欧盟进程步履蹒跚。土耳其入盟需要完成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 目前仅与欧盟开始了11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双方在人权、自由、军队权力、塞浦路斯等问题上的分歧尖锐, 谈判进程艰难而漫长, 最终能否加入欧盟, 考验着土耳其现政权。另外, 长期困扰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 以及近期正在调查密谋推翻现政权的“埃尔杰尼昆事件”都是影响土耳其稳定和发展的复杂因素。

安维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非经济有广泛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对2009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为2.5%左右。但是, 该地区各国受影响的程度不同, 经济发展的实际速度有较大差别。2009年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0.9%和-0.6%。但是, 也有一些国家发展较快。该报告预估也门、伊拉克和摩洛哥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6.9%和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伊朗的增长率为3.2%, 但经济情报局的统计报告预测, 2009年, 伊朗经济增长率为0.5%。石油价格是影响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8年底, 西得克萨斯原油价格曾跌至每桶35美元的低点, 随后上行。至2009年6月中旬, 欧佩克油价突破了每桶70美元, 此后油价大致在每桶70美元上下浮动。油价虽有反弹, 但世界石油市场销路不畅, 影响石油输出国石油收入的增幅。不过卡塔尔由于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输出进展情况较好, 对经济起了带动作用。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近年大量上马基础设施和住房、石油天然气, 以及石化等项目。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出现了一些困难。据英国《中东经济文摘》2009年1~7月相关各期报道, 截至2009年6月底, 海湾六国已取消或缓建项目总额达4883.5亿美元, 占海湾国家政府投资总额的19%。2009年上半年, 海湾六国项目规模达2.1万亿美元, 比2008年底的2.4万亿美元缩减3000亿美元。而即便如此, 该数字仍然是2009年海湾六国全年国民收入总和的3倍, 人均项目额为5.5万美元。但在通货膨胀率下降和建造成本相对减少的情况下, 仍能维持一定的规模,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在金融领域, 据对海湾29家银行的统计, 2009年上半年盈利总额为58.09亿美元, 比2008年同期减少了10亿美元。相形之下, 中东北非地区非石油输出国由于劳务输出减少、旅游收入缩水、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失业率不断上升等原因, 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稍多。不过, 有些国家经济规模较小, 经过调整仍能避免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中东北非石油进口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将由2008年的6.2%下降为3.2%。

(责任编辑: 徐拓 责任校对: 詹世明)